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67 •



PDG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67 ·

歷史·地理類

鴉片戰爭史

武埴幹撰述

鴉片戰爭史事考

姚薇元著

中日戰爭

王鍾麒選述

中日甲午戰爭之外交背景

王信忠著

上海書店

姚薇元著

鴉片戰爭史事考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初版

鴉片戰爭史事考一冊

每部戰時售價國幣一十四元

著者 姚 薇 元

發行人 華 聞 週 刊

印刷所 文 通 書 局

發行所 文 通 書 局

貴陽中華北路五七號

貴陽西郊寧家山七號



本書係在貴陽印刷一切材料均由貴陽來所籌辦其紙面費與生活又復高漲成本因以特加現售價目但求讀者
貴陽內本埠售價概不加成外埠函購即照本局所定寄費費數增取

本書據文通書局1942年版影印

蔣序

道光咸豐時代中國士大夫著書論當時的外交者數有四人：馮武肥及海國圖志的著者魏源、夏炘、聞肥及粵海關志的著者梁廷枏、中西紀事的著者夏燮、朔方叢書的著者何秋濤。四人之中，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最高者要算魏源；與鴉片戰爭之主要人物侯官林文忠公最接近者也要算魏源。是故他這武肥裏面的道光洋艘征撫記自然值得我們的注意。

魏源號默深，湖南邵陽人，生於乾隆五十九年。他的父親魏邦魯終身在江蘇作小官。嘉慶初年作巡檢，道光十年將死的時候還只作寶山縣主簿。默深幼時就隨他的父親在江蘇過日子。他二十歲（嘉慶二十四年）中拔貢，二十三歲（道光二年）中順天舉人，清史傳說他的順天鄉試卷進呈的時候，「宜爾手批嘉賞，名籍甚」。中了舉以後，他捐了個小小的內閣中書，得着機會閱讀內閣所藏的檔案和書籍。大概此時他的文名一定不壞，因為我們知道道光五年江蘇布政使賀長齡聘他襄助阜寧經世文編的編輯。長齡是湖南善化人，所以與默深還有同鄉的關係。那時江蘇巡撫是陶澍，湖南安化人，又是一個同鄉。支偉成讀代樸學大師列傳，魏源傳說陶文毅公對默深「亦加禮重」。我們知道文毅於道光

十年陞兩江總督以後曾大整理鹽政。他採用了默深的提議，於淮北試行票鹽。

這時在兩江與文毅同官的還有我國近代史上的偉人林則徐。文忠在江蘇作官的時期最久。道光三年、四年，他作江蘇按察使；署布政使。十一年，又調江蘇布政使；十二年，陞江蘇巡撫，一直到十七年他陞湖廣總督的時候。文忠調湖廣以後，繼任江蘇巡撫者是陳雲。十九年三月裕祿又繼陳雲。陶文毅正於這時因病辭了兩江總督的位子。我想默深一定在這個時期與林文忠及裕祿相識了。

鴉片戰爭的歷史用不着我講；不過這個戰爭怎麼又使默深和林文忠及裕祿相遇於浙江，這一段故事我不能不講；因為這故事能使我們更明瞭這本書的價值。我們知道在鴉片戰爭的時代，國內的輿論也分戰與和二派。當時稱主戰派爲「勤夷」派，主和派爲「撫夷」派。疆臣之中，主張勤夷最力的者是林文忠和裕祿；主張撫夷最力者是琦善和伊里布。道光十九年春至二十年夏是林文忠得勢的時候。追定海於二十年夏失守，朝廷就不信任他。是年九月，朝廷派了琦善到廣東去替代林文忠。撫夷派就當權了。是年冬季琦善的撫夷也失敗。二十一年春，宣於是一意主戰。他派了裕祿爲欽差大臣，督辦浙江軍務。以裕祿收復定海。裕祿一面聘請默深入其幕府，一面奏調林文忠來浙襄辦軍務。這三人因此得會集一處。文忠在鎮江不滿三月就遭戊伊；默深不久也辭職；裕祿公因鎮江不守，以身殉國。此三

人在鶴江並無成績可言。不過因此歐陽深得知鴉片戰爭的內幕，且林文忠在廣州請人翻譯了一部四洲志，並搜集了許多關於西洋的材料。這些他都送給歐陽深，後來編入海國圖志。

所以從學術上和經驗上看，歐陽深實有作鴉片戰爭的史家的資格。他的這篇道光洋艘征撫記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確是同時我們不要忘記魏默深也是時代的產物。道光時代的大學者關於西洋的知識是很模糊的，雖然歐陽深編了一部海國圖志，他們的歷史哲學仍舊是千餘年前的傳統見解：「褒貶善惡」、「資治借鑑」。因此默深的道光洋艘征撫記裏面屢屢說明「洋事轉機」而史實的敘述却有許多很可笑的錯誤。

姚君徵元費了兩年的工夫來考訂這篇道光洋艘征撫記。他參考了很多的中西史料，把魏默深的原文逐句的加以研究。他的成績有兩件：第一他給了我們許多關於鴉片戰爭的正確知識；第二他告訴了我們道光時代一個大學者如魏默深究竟知道多少世界的事情。姚君這種工作，可算有功於史學了！

一九三三，六，三十日，蔣廷黻序於清華園。

郭序

就全部的中國歷史來論，「近代中國」是一個大轉變時代。在這個期間，所有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均起了激烈的變化，整個的中國民族生活皆受了極大的影響。所謂「鴉片戰爭」，就是這個大轉變的關鍵。

關於這一段重要史事，即鴉片戰爭，過去中西的著作雖然不少，但是我們尙不曾看到一本公允正確的記述。我們並不是說這般著者的史才、史學、史識或史德有何缺陷短絀，這完全是受時代環境事實的限制。中國學者固然不能利用西洋的材料，且不得多見自己的文獻；西洋的學者比較上雖易於看到他們的檔案，然而無法參證中國的典籍。中國學者有中國的傳統成見，西洋學者又何嘗沒有他們的偏執立場。

近十年以來，受過歐美教育的中國歷史學者，差不多已能補救這種缺陷，最少是在史料的運用方面。不過在這種新趨勢中又包含着一種新危機，有時難免過重洋貨，輕視國產。以外來的偏執立場，代替固有的傳統成見。例如林則徐、琦善同為鴉片戰爭的中心人物，前人評議大都同情於林，對於琦善則極

力斥資既毀，絕少惡詞。西洋史家的論調，恰好相反。若新的新史學受了這種暗示，於是發生林琦外交優劣論，來作翻案文章。此諸說來太長，拙編近代中國史反編之二——中英戰爭內，曾經論及。

魏默架（源）的這篇道光洋戰征應記，顯不是直接記載，但因魏氏的地位關係，此記的影響確屬不小。同光年間葛唐居士的防海紀畧，固係此記的化身，或別名。近日坊間流行的教科書關於鴉片戰爭一段，又幾乎全為此記的複影。姚徵元先生根據新發現的中國資料，及第一流的西洋著作，將魏記逐句爲之考證訂正，翔實公允。不唯沒有我們前述的缺點，同時又可糾正過去中國一般的錯誤觀念，不唯告訴大家以明確史事，而且指示有志斯學者以方法途徑。這種工作，真是嘉惠後學不淺。

這段史事，通稱「鴉片戰爭」。誠然，這一幕中英衝突，不是全然爲了鴉片，實際上它有它的歷史背景。姚先生的這部書裏，關於這點已有極正確的說明。可使讀者明瞭這次戰爭的性質，以及近代中國歷史大轉變的由來。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郭廷以序於南京。

自序

中英鴉片戰爭（一八四〇——一八四二）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劃時代的大事。近人講述中國近代史者大部從鴉片戰爭講起；因為這次戰爭是中國開始「近代化」的第一聲。

自從鴉片戰爭失敗後，這箇古老帝國如夢初醒地感覺到「天朝」的威望一落千丈，夷人的「不可理喻」和「船堅砲利」的可畏。因而激動了民族的自覺心。（粵人的抗英和義和團的「扶清滅洋」運動等。）開始接受西方的科學文明。（曾左李的籌辦「洋務」，和康梁的變法運動等。）換句話說，就是開始踏入「近代化」的大道上。所以這段史事是「近代中國」大轉變的一箇關鍵，在整個中國歷史裏佔着很重要的地位，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關於這段史事，中英兩方各有許多著述。中文方面以魏源的這箇道光洋艘征撫記（戴道光二十六年古微堂刊本的聖武紀內）為最早。從魏氏的學識地位，以及他和鴉片戰爭當事人的密切關係上看來，這箇道光洋艘征撫記確是記述鴉片戰爭的第一流著作。但因時代和環境的限制，魏記中仍不免有許多錯誤和偏見。

著者根據新發現的中國資料，及第一流的西洋著作，將魏記逐句加以考覈，訂正其錯誤。

糾改其偏見，前後共二百餘處。費時兩年，纔得脫稿。現在將這點結果發表出來，第一在使讀者明瞭鴉片戰爭的真相，第二希望研究史學者能藉此得到若干助益，至少在考訂史料的方法上。

本書原名「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考訂」，爲使一般讀者明瞭起見，改名「鴉片戰爭史考」，而將原題作爲子題。

此書寫成，先後承蔣廷黻羅志希兩先生指示不少。羅先生借給許多重要兩籍，尤爲難得。謹此誌謝。

民國三十年十月姚慶元自序於貴陽花果園。

鴉片戰爭史事考

(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考訂卷上)

道光十八年四月、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言、

黃爵滋奏請禁
煙

(按)黃爵滋字德成，江西宜黃人。道光三年進士。初充江南鄉試副考官。道光十二年任福建道監察御史，歷年轉陝西道監察御史，旋遷兵科給事中。以「遇事敢言」，見疑於清宣宗。道光十五年八月擢鴻臚寺卿(1)。十八年閏四月初十日奏陳紋銀透漏由於鴉片盛行，請禁煙以塞漏卮。疏長二千一百餘言。爲宣宗申禁之原本(2)。魏記自「敬籌國計至治以死罪」一段，係節述黃奏大意，非據原文。該摺呈於十八年閏四月，魏記作四月，愈闕字。

(1) 據清史列傳第四十一冊黃爵滋傳。

(2) 黃氏原奏敬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二頁四至九。以下簡稱始末。

敬籌國計，宜防漏卮，近年各省清賦之疲累，官吏之虧空、商民之交困，皆由銀價昂、錢價賤，向時紋銀一兩，兌錢千，今則兌至千有六百，其洋錢價亦因之遞長，而銀少價昂之由，由於

粵東洋船鴉片煙盛行，致紋銀透漏出洋，日甚一日，有去無返。

(按)黃氏原奏云：「近來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夷也。……各省州縣地丁漕糧，徵錢爲多，及辦奏銷，皆以錢易銀，折耗太苦；故前此多有盈餘，今則無不賠墊。各省鹽商賣鹽，俱係錢文，交課盡歸銀兩；昔則爭爲利藪，今則視爲畏途。若再三數年間，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稅課如何能清？設有不測之虞，又如何能支？……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鴉片。所以塞之之法，亦紛紛講求。……夫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吸食之衆。無吸食，自無興販，則外夷之煙自不來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如是則漏卮可塞，銀價不至再昂。然後講求理財之方，誠天下萬世臣民之福也！」由此可知銀貴錢賤，稅課疲累，乃當時財政上之一嚴重問題；而一般輿論，又咸信其結癥在於鴉片盛行，致紋銀透漏；故其後各省將軍督撫奏請摺者，皆主嚴禁鴉片，而宣宗申禁之計，於是遂決⁽¹⁾。是此一財政問題，實推動禁煙之基力，亦即戰爭之主因也。故中英戰爭，在英爲保護僑民商業⁽²⁾。而我在則爲抵塞紋銀漏卮；實言之，所謂鴉片戰爭 (Opium War) 者，實即中英間之經濟戰爭也。

(1) 各省將軍督撫等覆奏載始末者，共二十八摺。散見該書卷二至卷五。

(2) 據 Knight's History of England Vol. II, P. 843 及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X, P. 107.

上省實 Chin. Rep.

此煙來自英吉利、洋人嚴禁國人勿食、有犯者以鐵擊沉海中、而專誘他國、以耗其財、弱其人、既以此取葛留巴、又欲以此誘安南、安南嚴令誅絕、始不入境。

鴉片之產地及種類

(按) 當時輸入鴉片，雖大部由英商販賣；但鴉片之產地則非英倫三島，而為印度之 Patna, P. enares, Malwa 及土耳其、波斯等地。魏記謂此煙來自英吉利，誤。當時印度 Patna, Benares兩地所產之鴉片由東印度公司專賣。Malwa所產之鴉片，則由印度 Rajputana 及 Central India之地方政府出售。波斯、土耳其鴉片則多由美商轉販(1)。鴉片內產地不同，名稱各異，售價亦不等。茲參考諸書(2)，列表如左：

中 名	西 名	產 地	每箱包數	每箱斤數	通常價格
大土 { 公班(烏土)。 刺班(姑泥) }	Bengal Opium "	Patna Benares	40 "	120 "	800 "
白皮(白土)	Malwa Opium	Malwa	160-200	100	600
金花	Turkey Opium	Turkey	"	"	400
小土 { 金山(紅肉) }	Persian Opium	Persia	"	"	"

• 另有一種小包公班，每箱八十包，重一百二十斤名公班(3)。

又按：黃氏原奏引余文鏡臺灣志云：「咬嚼吧本轉捷善門，紅毛製造鴉片，誘使食之，遂被風受罰。其國竟爲所據。紅毛人有自食鴉片者，其法集衆紅毛人環視，繫其人竿上，以礮擊之入海」。考余志，咬嚼吧即爪哇(4)。紅毛即荷蘭(5)。魏記於英吉利「下逮以「洋人」云云，似指英人而言，誤。

又考余志原文，僅謂「紅毛法角戲，約束紅毛及唐人」按即中國僑民，無得吃鴉片，犯則重罰不宥。」並無「繫其人竿上，以礮擊之入海」等語。荷蘭爲新教國，決無此種野

變刑律；矧僅云「重罰」，是明無死罪可知。黃奏所云，必爲傳聞之誤；或係彼杜撰危詞，以爲其主張燒犯處死之根據，亦未可知。魏紀係述黃奏，故有犯者以礮擊沉海中之說傳，非信史也。

又按黃氏原奏云：「臣又聞夷船到廣，由孟運經安南邊境，初誘安南人食之，安南人覺其陰謀，立即嚴刑不赦。考當時 Bengal Opium 由東印度公司專賣，由孟運 Bombay 出口，轉販中國及南洋（6）。故所謂夷船，乃指英船。據一八七一年東印度財政報告書所載 Dr. George Smith 之調查：緬甸未被英人占領時，本嚴禁鴉片，吸者死罪。及歸英國統治後，則鴉片公然販賣，其價極廉。俟吸食成癖，則次第漲價，以攫巨利云。此雖出市獐之狡計，然政府公然弛禁，要不免縱火燒山之嫌也。

(1) H.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 176—177 and P. 207 以下簡稱 Morse 書。

(2) 參看 Ibid Vol. I. 176—177 始末卷一頁一卷七頁九，及李圭鴉片專畧卷上頁三。

(3) 始末卷七頁十九。